

责任编辑：王瑜明

和七岁的女儿逛完街回家，经过一个偏僻的路口，看见两个人正忙忙碌碌地在做饭。女儿好奇极了，问我：“妈妈，他们是在野炊吗？”我笑了笑，指了指旁边那辆破旧的货车，对她说：“不是的，他们是从河南来的补漏人。谁家房子漏水了，只要找到他们，他们就能修好了。”女儿“哦”了一下，然后微笑起来：“妈，你看他们真快乐。”他们确实快乐，一点也没有背井离乡的愁闷与无奈。你看男人，正在一个水桶里洗白菜，而女儿，正把锅烧热，放油，我虽然没有看到半点像样的菜，但他们的神情那么专注，女人还小声地哼着歌，我知道那是时下的流行歌曲《我的生活不苟且》，他们那样享受做饭的快乐，享受生活，着实让我感动不已。

因为房子有些漏水，我便想着请他们看一下，他们马上应承下来，说吃过饭就来。我家就在附近，半小时后他们就喜滋滋地过来了，看完漏水点后，两人便开始在楼顶的空地上忙碌起来。支锅，熬油，不多会儿的工夫，他们就熟练地补好了。临走，看到我家大宝二宝下围棋，女人露出喜悦之情，用一口半生不熟的普通话说道：“你家也两个孩子呀。我家也两个，一个男孩，一个女儿，男孩上小学一年级了，女孩还没上幼儿园呢。”她自顾自地说着，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，直到男人用眼神示意她别说了，她这才停住嘴，跟着他快步下楼。

那天晚上散步，经过一家银行门口，忽然就瞥见了那两个熟悉的身影。他们坐在自带的小板凳上，对着广场上的电视看节目，女人笑得极其灿烂。见了我，她主动起身打招呼。我说：“你们晚上睡在哪里呀？”女人一副惊讶的样子，似乎我问的问题很唐突，不好意思地笑起来，我们俩，就睡车上。我看见车门此时正敞开着，里面装满了大包小包，燃气灶，液化器，水桶，挤得满满当当。能睡的地儿，就车子后排那一排座椅了。我无法想象在这样炎热的天气里，在这么逼仄的空间里，他们能安稳地睡着。一个不大的货车，承载一家人的吃穿住行用，也着实让人惊讶不已。女儿突然冒出一句：“你幸福吗？”女人微笑了，毫不迟疑地点了点头：“小朋友，我很幸福呀。”

我不由得对他们多了一些敬佩，生活如此艰难，却能在艰难中保有一颗知足的心，时时处处都显得那么快乐，他们知足常乐，幸福安然，我在想，如果我们都像他们那样，活得开心点，那是不是都会快乐不少呢？



乡间的蟋蟀，似乎都有一颗顾家恋舍的心。它们和村庄里的人一样，卑微地生活。它们栖身于乡村，与人亲密而有距离地过着属于自己的日子。蟋蟀或伏在路旁葳苒草的根上，或是隐匿在院墙下湿润的土壤里。每到夜深之际，它们雄浑的吼声，硬生生地将乡村无边的寂静，笼上了一层淡淡的悠然。

小时候，我家的灶前摆放着一个硕大的水缸。水缸底下终年不见阳光的那一块湿地，经常是蟋蟀们的乐园。一只蟋蟀的振翅叫声，总能唤来许多只蟋蟀的回应。它们那长短不一的叫声，不仅点亮了我们的星辰；也慰藉了我们少年寂寞的心。那时候，父亲和母亲都很年轻，他们白天忙着下地劳作，根本无暇顾及我们。只有到了晚上，父亲和母亲才得空坐在 15 瓦的灯下，看我们做作业。尽管白天很辛劳，但父亲和母亲一直坚持着陪伴我们晚读。

一天晚上，在我们收拾书包时，从水缸旁传来了蟋蟀洪亮的叫声。父亲挪动水缸，捉来一只蟋蟀。我们把它放入罐头瓶中养着，喂它米饭和菜叶。可惜，这只蟋蟀没过一天，遂病怏怏的，不吃不喝。傍晚，等父亲回家，我们举着瓶子向父亲汇报：蟋蟀快死了。父亲愣怔了一会，意味深长地对我们说，孩子，蟋蟀是在想念它的家呀。

我们若有思，默默地

雅玩



## 三续情缘六十年

吴 忱

编者按  
由新民晚报副刊部发起的“我与《夜光杯》的一段情缘”征文活动吸引无数来稿。在9月9日的夜光杯70周年特刊中，我们已经选登部分来稿编成专版。今日起至年底，我们将陆续在夜光杯版面中选登。

夜光杯七十周年了！就在这记忆犹新的那个昨天，第一次我与夜光杯结下缘分。

1957 年底大规模消灭老鼠麻雀的群众运动一呼而起，街头传檄，报章鼓动，标语口号，铺天盖地，务必在几个月内一决死战。到了第二年的2月1日，马上要过春节了，正好看到一条巨幅标语，笔饱墨酣，横跨马路中

## 七夕会

打开瓶盖，放走了蟋蟀。以后，我们再听到蟋蟀的歌声，总是情不自禁地揣测，它们会不会就是我们放走那只蟋蟀的子孙。于是，心里便莫名地涌起几丝感动和欢喜。

而今，我们早已远离了家乡，远离了年迈的父、母亲，来到了钢筋水泥浇筑的城市。蟋蟀陪伴着我们一同度过的时光，已然成了过往。每每思及，那些好时光就像远去的蟋蟀声，它明明在耳畔，待我们伸手去抓之，却是空空如也。

有一天晚上，母亲在黑暗中听到了蟋蟀的叫声，她拨通了我们姐弟仨的电话，感伤地说，蟋蟀都开始叫了，你们三个什么时候回家？忧伤，仿佛自母亲那边的话筒弥漫出来，突然就密不透风地，包裹住了我。

古诗说，蟋蟀在堂，岁聿其莫。一年又一年的蟋蟀兀自叫唤着，它们催白了父母亲的头发，催弯了他们的脊背。可是，这一声声蟋蟀的叫唤，却常常唤不了我们的回归。

在遥远的《诗经》时代，我们的先民就开始吟唱：“哀哀父母，生我劬劳……哀哀父母，生我劳瘁……”他们早就懂得父母生育之恩的艰辛，为不能侍奉父母左右而悲哀。

畴昔的时光，我们是回不去了。但是，有蟋蟀在堂，有父母在上，绕膝承欢，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。

国庆是件大事。我们曾用歌声、游行、焰火为人民共和国庆生。“一条大河波浪宽，风吹稻花香两岸”“太阳跳出了东海，大地一片光彩，江南丰收有稻米，江北两岸是小麦”这些至今仍被国人喜欢的歌，“歌龄”已有六十多年，它们不会“老去”。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每年国庆，街上张灯结彩，行道树的丫杈中绑着扩音大喇叭，欢乐的歌声飘荡空中，节日充满喜气。

大游行曾是国庆的重头戏。解放初，我祖母随姑妈在北京生活。她爱热闹，每年国庆老人都去看大游行。姑父就职纺织工业部，办公大楼在东长安街。节日里允许家属上楼顶观礼，观望的角度并不比天安门差。上海国庆的那天上午，游行队伍必从四川北路经过。清晨，沿街街的孩子们就从家里搬出各式小凳椅，急急地在人行道边占好位子。游行队伍尚未见到，锣鼓的喧闹声早已传来，此时，小八腊子们就飞快地朝弄堂里奔，传令兵个个当得好。1956、1957 那两年国庆，我父亲都是游行大军中的仪仗队员，我肩背一面双侧大鼓走在队首，非常神气。邻舍的小朋友看到后会大叫：“这是吴家伯伯！”我和弟妹们很自豪，只是母亲心疼父亲，因为他一路背着那面沉沉的大鼓。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，我上高中，学校接到国庆节表演女生团体操的重任，排练放在暑假。整个夏天的每周两次一早，乘太阳出来前，来自各区女中

一首 60 字的小词，稿酬居然整整 8 元，这是当时一个月的低保生活费了。过后一想,这首词上下五句，依着白话诗的书写方式恰好十行，正应验了当时的一句俏皮话:“啊,八毛!”原来诗歌不是按字而是按行计酬的，如果文章每千字 10 元，白话诗哪怕一行只有一个“啊”字，这一声“啊”就得让人家付你八毛，只怪我不能放胆写白话诗。

后来我考上外地一所工科大学，毕业后分配上海。时隔五年，回到故地，重操旧业，再续前缘，1963 年起又在晚报刊载了些词作如《沁园春》《浣溪沙》。出人意表的是，沪上有位老诗人读后据说颇有兴趣，但四处打听，未有头绪。直到 1973 年夏，我在一位远亲也是他老友的指引下，始得登门问字。他不知姗姗来迟的竟是一个青年，因此赠诗有“久矣词坛识姓名，谁知誉重却年轻”之句；我却从此知道，面前的长者解放前也曾是晚报作者，诗笔辛辣而不失幽默，以致钱锺书称其“所为诗词妙极”，他名字叫高潮。作者与晚报间的情缘，竟促成了晚报作者间的情缘，让我没齿难忘。

我不是晚报的常年订阅者，却是 20 多册新民报晚刊合订本的拥有者。1992 年得知合订本开始预订，就在“第一时间”搞定了。不用说，上面有不少解放前后长达十二三年的第一手珍贵材料，如应那位亲戚要求，我誊录整理了高潮在旧时代的诗词作品，装订厚厚一册；同时再现了我第一首刊登的词作，回思往事，如逢故友，沧桑之感，油然而生。

合订本止于 1958 年 3 月，而刊于“文革”前数年的至今却无从再睹，我曾经的剪报也早已荡然无存。如今三续文字之缘，定当永葆珍藏，因为，这是我与夜光杯情系一生的见证。

在欧洲，有些年轻人不喜欢在家里挂窗帘，他们反对父母一代的做法，认为挂窗帘是小市民习气，他们不挂窗帘是为了表示：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可隐藏的。其实上辈子人的做法是无可指责的，挂窗帘是保护隐私权的措施之一。曾几何时，挂窗帘这事儿本身就是一种权利，荷兰人（尤其是阿姆斯特丹人）的窗帘只挂半截，因为当时的政府要收窗帘税，如果窗帘只挂半截，则税额可减半。德国没有这一规定，所以德国人喜欢把窗帘放到底，尽量不让别人看到自己家里的家产，否则，倘若王公贵族和地主看见老百姓拥有的家产“可观”，也会提高税额的。

把自己与外界隔开，是人的一种古老的需要；旧石器时代的洞穴人已经知道用厚厚的兽皮将洞穴和外界隔开。奴隶社会时，实际上只有上流社会中的所谓“精英”才能享受隐私权，奴隶是不能有隐私的，他们连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都没有。欧洲文艺复兴时期，人们开始把自己看成“私人”，私人就应当有个退隐的空间。到了十七至十九世纪，“家”变成了隐退的伊甸园，凡是不想在集体面前展现的事都可以到家里去做，不想让家人知道的事可以到自己的房间去完成。十九世纪九十年代，美国法学家路易斯·布兰代斯和塞缪尔·D·沃伦正式书面提出“隐私权”这一概念，并把隐私权看作人权的一部分。法学家和心理学家通过实验和研究证明，隐私对个性的发挥起着决定性作用，没有隐私的话，我们的生理和心理都会受到障碍，甚至得病。很多老人不愿搬进敬老院，不少病人不愿住院治疗，为什么，因为敬老院和医院没有退居的地方，没有发挥个性的空间，时间长了有可能出现恐惧症症状或抑郁症症状。据说欧洲的难民所里，最受欢迎的床位是多层床的下铺，因为只要张挂一条床单就能将下铺改造

的姑娘们须赶到人民广场集训。难忘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。

烟花是节日的又一亮点。以前，焰火燃放处设在人民公园，市民观点在人民广场。要想去现场观焰火，得带好一天的干粮和水，在早上八点交通管制前入场，直等到入夜。随着环保意识深入人心，如今庆祝国庆的形式已变得多样，欢庆的气氛一样热烈、浓厚。今年 7 月 1 日，我在加拿大，那天是加拿大国庆日，只见路两旁遍挂白底红枫的国旗，男女老少三三两两地往街中心赶。手擎气球或小国旗的孩子们或蹦或跳，有的还脸绘着国旗图案，婴儿车上也插着小纸旗，个个兴高采烈。主干道堵得水泄不通，我们的旅游大巴只好绕道行驶。从车窗远望，几只五彩的大汽球升在半空，充气的卡通活动人形及动物形在风中欢快地摇摆。中心区搭了座台，上台台下人头攒动，有唱有跳的，热闹非凡。周边空地上，临时安放了許多色彩鲜艳的儿童玩乐设施，好似迪士尼乐园。国庆放假加上双休日，也算小长假了。加拿大人爱郊游，一路上房车络绎不绝，有的车顶还绑有自行车或小舢板，每辆车窗前都不忘插面小国旗。和我们这些外国游客交会时，会热情地伸手招呼。

国庆即临，请为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高举杯。

## 炊烟

王忠美  
朋友家挂着一幅油画：夕阳如霞，氤氲霞光里，一袭山峦，半截小溪蜿蜒而来，半明半暗处，有几间农家茅舍错落有致，或远或近飘着几缕炊烟，恬淡闲适，展现出无比的灵动和宁静的美！恍惚间，炊烟袅袅灵动于心间，把我的心漂浮到遥远的故乡。

原始的乡村，房屋的建设是不规则的，是自然之笔的小写意。每逢早晚，一缕缕炊烟，袅袅绕绕在乡村的上空。炊烟氤开我记忆的心门，母亲，洗刷着锅碗瓢盆，缝补着乡村的艰难，用慈母的心，将简单的日子蒸煮煎炒成诱人的牵挂，将香喷喷的温馨一一记忆……

扯一缕炊烟，珍藏心间，炊烟养心，永远温暖在我心田，安顿我漂泊的靈魂！

成一个隐私空间，就能避免好奇者往里看。

同样的道理，即使在大空间办公室，每个员工都被围在一个用隔离板分成的小空间里，这个空间只有一个几乎可供人进出的“开口”，这样的安排使每人的办公空间成了一个满足小小隐私的小天地。隐私也包括两个人相处的间距,间距的大小因文化而异,比如一个巴西人和一个美国人在谈话,巴西人会不断地靠近美国人,而美国人总是设法后退。再有一个阿拉伯人和一个英国人聊天,阿拉伯人会时不时去拉英国人的手,但英国人决不去拉对方的手。巴西北部 and 委内瑞拉南部有一个原始民族雅诺马马人，他们往往是整个村庄的人都居住在一所棕榈叶盖的大房子里，但每个家庭有自己的领域，没有家庭的同意是不许跨越这个领域的。尽管如此，要想两个人不受干扰地单独待在一起也没问题，不愧为一种尊重别人隐私权的自觉行为。

